

拂曉

耿
耿
著



拂晓

耿 耿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木中田
封面题签：尉天池
插图：贾德江

拂 晓
耿 耿 著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7 插页：2 字数365,000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1023 定价：1.35元

庄稼人都爱起个早。

天刚蒙蒙亮，顾瑜就下了地。他肩上扛着一张犁，头里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头老黄牛。缰绳搭在牛背上，随它自由行走。牛半闭着眼，轻轻摆动着长尾巴，不时伸出长舌舔舔自己的大鼻孔，显得悠闲自得。兴许是主人没有催促它，走着走着，黄牛渐渐慢了下来。经过一片玉黍地时，顾瑜信手从地上拾起一根玉黍杆，在它背上拍打两下，它才加快了脚步。前几天割麦，顾瑜的父亲闪了腰，今天趁着清早凉快，顾瑜想把地翻一翻。

麦子都割完收回去了，麦地里显得空荡荡的，只留下了麦茬和零星的草梗。高粱、玉米有齐脖子高，一个个象没有睡醒似的，垂着头，静悄悄地挤在一起。在翠绿色的宽大肥厚的叶子上，挂着一颗颗珍珠似的露珠，圆润光亮，垂悬欲滴。大肚子蚰蚰、夜油子、纺织娘和各种草虫躺在草棵里，愉快地唱着歌，发出一阵阵悦耳的鸣声。乳白色的雾霭象一层半透明的薄纱，遮住了人的视线，笼罩了大地。

顾瑜来到自家的地头，放下犁，套上牲口，然后用玉黍杆拍拍牛背，老黄牛晃晃脑袋，尾巴甩动几下，拉着犁缓慢地向前走去。油黑的泥土被犁头翻了过来，散发出一种庄稼人喜爱的泥土香。有时，顾瑜轻轻吆喝几声，除此以外，田

地里仍然是一片寂静。

顾瑜今年二十一岁，中等身材，长着一副四方脸庞。他五官端正，眉毛浓黑，双目有神，额头较高，脸色白里透红，嘴角微微往上翘，看上去使人觉得脸上总有笑意。他上穿灰布褂，下着蓝布裤，脚蹬千层底的布鞋，透过朴实的穿着，流露出一种青年男子特有的俊气。顾瑜的父母都年近五旬，膝下有一儿一女，家中有四亩地。父亲顾震山会些木匠活计，农闲时常出门揽活。母亲顾林氏白天忙农活，晚上在油灯下纺线织布。由于一家人的操劳，在小顾庄二十多户人家中，他们家的家境还算是比较好的。顾瑜周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他把小瑜抱在怀里端详一番，看看手相，掐着焦黄的长指甲算了算，又课了一卦，说他面相、八字都好，福星照命，长大了必有出息。顾家两口子十分得意。顾瑜九岁时，全家省吃俭用，送他上了私塾。在私塾先生可怕的铜戒尺下，顾瑜学了三年多，因为年景不好，辍了学。可是顾瑜已经和书墨结成了莫逆之交。农闲时，常见他在读书练字。乡村里所能搜寻到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乃至《金刚经》，他杂捞旁收，一律借来，无所不读，凡书就看，倒落了个广学博采。另外，他还临摹四乡所有的碑文，苦练毫笔，虽没有师友指导，称不上道地的颜柳欧赵，但笔力豪放雄健，疏密得体，纵横自如，也算有了点功底。逢年过节，村里左邻右舍都喜欢找他写个福字，作个门对。顾瑜也乐于做这些事情，总是略一思索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。周围观看的人免不了要夸奖几句。听到夸奖儿子，顾林氏笑眯了眼；顾震山为人口拙，说不来客气话，只是蹲在地上，嘴里叭嗒个旱烟杆，嘿嘿笑几声。

兴许是跟父亲学的，也许是书读多了，顾瑜自小就不爱说话；在生人面前，更显得腼腆。但决不是说他没有心计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六百一十六言，到他手中，不出三天，保能背得滚瓜烂熟。母亲的织机坏了，不用叫父亲，他闷头三摆弄两摆弄就拾掇好了。因此，他是个沉默寡言而富有心计、聪明多智而含蓄不露的人。

顾瑜下到自家地里，就一手扶犁，一手挥动玉黍杆，头也没抬，直到把一块地翻完，才在地头上停了下来，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的景色。这时，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阳光驱散了晨雾，照耀在淮北平原上。周围被绿树环抱的村庄从轻纱般的雾霭中钻了出来，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轮廓。一缕缕浅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，数十家的炊烟汇集在一块，环绕在村庄上空，融合在逐渐稀薄的晨雾之中，然后和晨雾一起飞升，消散了。

向远处看，清早下地干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回走了。顾瑜这才用衣袖擦擦汗，扛起了犁。老黄牛正用长舌卷着地头上的青草，听到主人一声吆喝，它一边咀嚼，一边慢慢向小顾庄走去。

在淮北，许多村庄是以姓氏命名的，一个村子的住户十有八九是一个姓。小顾庄自不例外。说它小，全村二十三户人家；吃饭时，端碗饭从村东走到村西，半碗饭都没吃完。除两户姓刘，一户姓钱，其余的都姓顾，所以叫顾庄。

顾瑜家位于村子东头，三间草屋，门前有个池塘，塘边栽着几棵大柳树。现在在门口的空地上坐着一位姑娘，她穿一身白底蓝格子的土布衣裳，膝盖上搁着一个簸箕，埋头挑拣着麦子里的土粒。这位姑娘就是顾瑜的妹妹，名叫顾琪。

她今年十五岁，长得身体匀称，细高苗条，一绺弯弯的刘海搭在细长的柳叶眉上，充满稚气的脸上闪动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。她双手不停地捻着，一根细长黑亮的辫子绕过脖颈，垂在胸前，随着两手动作，那根辫子也在不停晃动。凳子边上卧着一条名叫“黑虎”的大黑狗。

顾瑜将牛系在柳树下。黑虎一见，噌地站了起来，欢快地叫了两声，摇着尾巴，一颠一颠地向他跑去。黑虎浑身上下皮毛黑亮，象是披了层黑色的绸缎，它腰细腿长，牙齿锋利，见到猎物，象猛虎一样快速凶猛，从来不会扑空。在这一带，黑虎是数得着的猛犬。它亲昵地在顾瑜的腿前身后蹭来磨去。顾瑜拍拍它的头，想把它推开，谁知黑虎以为主人在和自己逗着玩，越发撒欢起来。

见哥哥回来了，顾琪放下簸箕，脑袋一摆，把那根大辫子甩到身后，亲热地说：“俺哥，活都干完了吧？”

“还得半天。”顾瑜边说边把犁放在墙根下靠好。顾琪帮他拍打身上的土。

“吃完饭不用下地了。俺爹叫你早饭后到曹集去一趟，把娘刚织的那两匹布卖了，换些盐回来。”顾琪说话象银铃一般清脆动听。

“对，今天曹集逢集。”顾瑜想起来了，正要进家，妹妹又把他拉住：“俺哥……”

顾瑜见她抿着小嘴，神秘地眨着眼睛，知道她有事要求自己，便问道：“啥事？”

“今天去曹集，帮俺买个东西。”顾琪在他耳边悄声说。

“买啥？”

“买个小镜子，就是秀芝家那样的，圆圆的象个鸭蛋，又不贵，才十二个铜板。”

“秀芝有好镜子，我咋没见到？”

妹妹的小嘴立刻撅了起来，她摇晃着哥哥的衣襟，央求着：“你就别装了，俺哥，你买不买嘛？”

顾瑜朝屋里努努嘴，问道：“他们肯吗？”

顾琪得意地笑笑，指着屋檐神秘地说：“俺自己有钱。”说完，她站到板凳上伸手在屋檐下掏了起来。黑虎挨着顾瑜的大腿坐下，它用前腿支撑着身体，一本正经地把上身挺得笔直，锃亮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男主人，一会儿看看女主人，心里捉摸着他们在干什么。

顾琪掏了一阵，什么都没有掏着，顾瑜在一旁问：“没找到？”

“不知咋搞的，找不到了。”顾琪有点发毛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朝屋檐下张望。

“啥宝贝往这里藏，让老猫叼去了吧？”

顾琪垂头丧气地从板凳上下来，苦涩着脸说：“都不见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十二个铜板，用蓝布包着。这下镜子买不成了。”顾琪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“先别急，好好想想，没记错地方？”

“别的东西能乱放，钱还能乱放！俺一直塞在这底下。”

顾瑜眼珠一转：“俺帮你找，不过要讲好，找到以后怎么谢我？”

顾琪想了想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叫你声好哥哥呗。”

“那好，你捂住眼，俺保险帮你找出来。”顾琪连忙用手把眼睛捂住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顾瑜站上板凳，在屋檐下东摸摸，西看看，认真寻找起来。按照此地的风俗习惯，年初一大人给孩子“压岁钱”，不管铜板、光洋，一般都给四个，取“四时如意”这个吉利。这几年顾琪没有舍得花“压岁钱”，而把钱藏到了屋檐下。没人时就去偷看看。小孩做事难免有点鬼头鬼脑的，自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其实顾瑜早就看到眼里了。几天前，顾瑜将钱偷偷拿了出来，压在门口踩脚的石板下面，准备和妹妹开一个玩笑。当他搬起那块石板，取出一个小蓝布包来时，顾琪在手指缝里看见了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，笑着扑过去，捶打着顾瑜的脊背，骂道：“坏哥哥，坏哥哥，叫你藏我东西！一辈子叫你坏哥哥。”

黑虎被小女主人吓了一跳，唬地站了起来，跑开几步，又回头看看他俩，汪汪叫了两声。

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还闹着玩，该吃饭了。”这是母亲的声音。顾瑜赶紧把布包塞给妹妹，顾琪悄悄装进衣兜里，兄妹俩相互看看，作了个鬼脸。

“闹什么鬼？有啥好高兴的？”顾瑜母亲边说着边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她今年不到五十，脸色黑红，身体结实，额头嘴角已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，耳垂上吊着一对玻璃小坠子。她本是南边怀远县林集人。那时候农村姑娘隔县远嫁的不多，她嫁到这里来还有一段故事：顾震山年青时常走村串乡给人做木器活。那一年他来到怀远县林集村口，忽然听见一块坟地里有女人的尖叫声，跑过去一看，一条扁担长的花皮大蛇正向一个姑娘逼近。姑娘既不敢跑，又不敢打，退一步，蛇就向她逼近一步，情况十分危险。他急忙放下挑子，抽出利

斧向蛇砍去。一斧没有砍中，蛇却缠住了他的双腿。顾震山心急手快，三斧两斧将蛇砍成几截。自己的腿也被砍伤了。姑娘对他十分感激，把他带回家中养伤。伤未痊愈，顾震山就给她家做风箱，修桌凳。姑娘的父母见他手脚勤快，为人忠厚，十分喜欢，就把姑娘嫁给了顾震山。她嫁到小顾庄以后，就按照淮北农村的风俗，在婆娘两家各取一个姓，改名为顾林氏。村里的人都管顾震山叫顾大哥，对她也就叫顾大嫂了。

顾琪紧走了几步，抓住母亲的胳膊就撒起娇来：“俺娘，你叫哥哥给俺买个镜子吧，人家都有，就俺没有。过会儿他去赶集，给俺买一个吧。”

顾大嫂平日很疼爱女儿，听了女儿的话，推了她一把，说道：“死丫头，就是见不得好东西，见了就眼馋。买就买，瑜儿，摊子上看看，要有就带回来一个。高兴了吧？”

顾琪一听，高兴地拍手跳了起来。突然，她似乎被马蜂蜇了一下，止住了笑，皱起眉头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向天空望去，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。

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架黑色的飞机，它哼哼着，发出大绿头苍蝇般的令人讨厌的嗡嗡声，傲慢地由南向北飞去。飞机飞得很低，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，翅膀下两块圆圆的血红色的大膏药显得格外刺眼。

当时，也就是一九三八年，日寇继攻陷上海、南京以后，便沿津浦铁路北进，配合南下的日军，夹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。起初，国民党的军队还叫嚷：“要与徐州共存亡”，在台儿庄一带与日军大打了一场，似乎振作了一下。可是，过了一个时候，便又故态复萌，军队的腐败情形——派系倾轧，

克扣粮饷，指挥混乱，贪生怕死，日甚一日。结果四十多万守军一处受挫，全线溃退，终于在五月十九日丢失了徐州。小顾庄离徐州虽然还有百十里地，但能听到徐州的炮声，看到天上的日本飞机。起初，日机还编队飞行；以后见国民党的飞机竭力避战，日机犹入无人之境，胆子便越来越大，最后一架单机都能大摇大摆地飞来飞去，扔下十几个炸弹，安然无恙地飞回去。

吃饭时，全家谁都没有说话。日本飞机象是一片突如其来的乌云遮住了天空，在他们心头投下了阴影。吃完饭，顾震山一再叮嘱儿子：“如今兵慌马乱，世道不太平。你到了集上，不要跟人争竞价钱，早卖早回来。咱庄稼人一不图金，二不图银，只图个吃口饱饭，过个安定日子。唉，这个年头！”

全家人把顾瑜送到池塘边。塘里几只鸭子呱呱地叫着，不时撅起肥胖的屁股，将头扎进水里觅食。池塘边的烂泥窝里躺着一只老母猪，它快活地哼着，在烂泥中翻动着自己臃肿的身体，似乎这里就是它的安乐窝。村里的人有的正在吃早饭；有的看天气好，在摊场晒麦；那些性急的人家已经推起了磨，磨房里传出阵阵令人心醉的嗡嗡声。

在这一片宁静的气氛中，人们忘记了北边的战事，更没有想到，灾难会落到自己的头上。

离开家以后，顾瑜将布包往肩上一搭，快步走在大道上。烈日高悬，天气逐渐闷热起来。走了约有两里地，他的头上就渗出了汗珠。他解开纽扣，露出红红的壮实的胸膛。再往东走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有的人挎着篮子，里面放着

鸡蛋、油瓶子；有的人扛着粮食口袋；还有推独轮车、挑担子的。在这一片，曹集是个大集镇，现在正赶上麦子割完，农忙刚结束，谁都想来换个零花钱，买点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、锅碗瓢勺之类的东西。一路上，顾瑜遇到不少认识的熟人，互相打打招呼，寒暄几句。

“小瑜子，等、等一下！”

顾瑜正走着，听到后面有个粗嗓门在喊他，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他就知道是邻村的鲁大山。顾瑜停住，站在一棵大树下，向后面望去。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壮小伙子，光着上身，肩挑一副担子，大步向他赶来。走到近前，放下扁担，抓起搭在扁担上的白布小褂，胡乱擦着身上的汗水。鲁大山比顾瑜高出一头，浑身黝黑，粗胳膊稍一用劲，脊背上就鼓起一嘟噜一嘟噜的肌肉来。他俩本来并不认识，那一年顾瑜从私塾散学回家，路上遇到一个说话结巴，黑头黑脑的孩子，躲在野外不敢回家。顾瑜一问，知道他叫鲁大山，是邻近鲁村的。因他力气大，有股蛮劲，村里几个孩子和他比试力气，他竟把本村一个外号叫“鲁员外”的地主门前的石头狮子抱起来扔到了沟里。这样就闯下了大祸，“鲁员外”到处找他算帐，他父亲也打他，不让进家门。没办法，鲁大山在野外蹲了好几天。顾瑜听后想了想，把他领回自己家来了。第二天，“鲁员外”门口老槐树上出现了一个黄色绢带，飘飘摇摇，招眼惹目，人们摘下来一看，上面写着一首诗：

尔村鲁君，上天煞星。
勿伤勿害，事息人宁。
因果轮回，自有报应。

太上老君，急急如令。

绢带四周围画满了稀奇古怪的符号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是蝌蚪文，凡人俗子是看不懂的。那个“鲁员外”也是肉头地主，听说这事，吓得舌头伸出来，半天缩不回去，以后再也不敢招惹鲁大山了。其实，这个太上老君的绢带是顾瑜头天晚上挂上去的，字是他写的，绢带是从一个尼姑庵里偷来的。一个铜子都没花，事情就了结了。鲁大山安然无恙地回到鲁村。打那以后，俩人就成了一对好朋友。

“小瑜子，你、你也去赶、赶集？”鲁大山说话有点口吃，平时还好些，一急起来，眼睛瞪得象铜铃，结结巴巴谁都听不清。

“俺娘叫俺把这两匹布卖了。你挑的啥，是麦子吧？”顾瑜把他拉到树荫下，帮他擦背上的汗。

鲁大山嗯了一声，突然压低声音说：“东、东洋鬼子占了徐、徐州，你听说了吧？谁也闹不准会不会到俺、俺这里来。俺爹叫俺卖掉点麦子，要出啥、啥事，把钱带在身上，方、方便。”

听了鲁大山的话，顾瑜心中愈加不安，他见行人都匆匆忙忙地向曹集赶路，想起父亲的叮嘱，也有点焦急，对鲁大山说道：“咱快走，早完事早回家。”

鲁大山又嗯一声，依然将小褂搭在扁担上，光着上身，挑起担子，和顾瑜一起向曹集赶去。

曹集，是个有三百多户家人的大村庄，庄东头有片空地，逢五过十这里就有一次集。顾瑜、鲁大山来到时，集上已有许多人了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有卖瓜果蔬菜的，有

卖粮食谷物的。卖铁器的将锄头、钉耙、镰刀、菜刀、锅铲、铁锁、门鼻子摆了一地，敲得叮当山响；卖陶瓷的将各种尺寸的碗碟盘罐码得整整齐齐，虽不敢象卖铁器的敲打商品，但也唾星飞溅，口若悬河。在纷乱的人群中，不时挤过来一些孩子，满头大汗，挎着篮子，挤进挤出，扯着嗓门叫喊：“芝麻油馓子！”

集市拐角的一棵槐树下倒是闹中有静，一群孩子瞪着眼珠，带着惊异的神情，静悄悄地观看着。孩子中间也参杂了不少大人。往里一看，原来是几个捏糖人的，这些民间艺术大师们个个穷愁潦倒，衣破露肘，但他们手下的糖人倒是神工鬼斧，栩栩如生。有妙趣横生的罗汉，有背着媳妇的猪八戒，有踏着白莲的观音，有各式各样的鸡羊狗猫……

集市中心，也就是最繁华的地方，一字摆开，放了三张方桌，头上是白布凉棚，旁边支着两口大锅。炉灶里劈劈啪啪，火舌飞舞；锅台上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掌柜的和一个小伙计光着脊背张罗着，不时用锅铲敲打着锅沿，发出当当的响声，嘴里叫着：“烙饼、包子、辣乎汤！”几条狗被吸引到这里，搭拉着舌头，在桌子下边，人们腿肚子中间钻来钻去，轰都轰不走。整个集市人声嘈杂，尘土飞扬，加上天气闷热，使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顾瑜、鲁大山二人挤进人群，好不容易在一个说大鼓书的场子旁边找了个空地。那个说书的把小鼓敲得叮冬直响，摇头晃脑地正在说《八大锤大闹朱仙镇》。旁边围了五、六十人，大张着嘴，直着一双眼睛，听得入神。其中有几个老头，戴着破草帽，叼着旱烟袋，听到精采处，不时手捻胡须，点头赞叹。场子里时而发出嘿嘿笑声，时而咳声叹气。

顾大嫂织的布不掺假，结实耐用，在此地庄稼人中间颇有点名气。顾瑜把两匹土布一摊开，就围上来几个人观看。他按照父亲的叮嘱以低于别人的价钱出售，量量扯扯，不一会，两匹布就卖完了。他蹲在地上数了数钱，掖进裤腰里，然后站起身，对身边的鲁大山说道：“我去一会就来，俺妹妹要一个镜子，俺看看去。”鲁大山应了一声，仍旧守着他那两口袋麦子。

顾瑜挤过人群，找到一个卖日用小百货的摊子，挑了一个小圆镜。在阳光下，镜面明晃晃的，背面画着一个黄头发的洋娃娃。他看着镜子，心想妹妹见了肯定会高兴。付过钱，他又从人群中挤了回来。这时，鲁大山正在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讲价钱。

“能不能再少一点，二十二块钱管不管？”那人用手搓着麦子，哀求似地望着鲁大山。

“不管，如今这价，两口袋麦子怎么也卖到二十五，少一块也不行。”鲁大山不耐烦地摆着头。

“行行好吧，俺是遭难的人，小二爷，你就让让价吧。”那人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鲁大山倒不好意思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大、大哥，你这话说得太、太、太、太……”接连几个“太”，都没有能把话说完。顾瑜忙蹲下身，细细打量那人，只见他衣裳褴褛，后腰上插着一根旱烟杆，脚上穿一双草鞋糊满了泥，象是走远道来的。便奇怪地问道：“大哥，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，河南的？”

那人连连点头：“不错，河南开封府的。”

“大老远怎么跑到这里来买粮，你们那里麦子呢？”

“唉！你可别提喽，俺那里遭大难喽。中央军在郑州花园口把黄河大堤扒了个大口子，大水淹了几十个县。说是用水淹日本人，日本人没有被挡住，倒把老百姓淹了。那人死得多哟，没有个谱。”

说着，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顾瑜和鲁大山惊讶地听着，四周围过来十几个人，对这个消息也感到非常吃惊，边听边窃窃交谈。那人抹了一把泪，继续说道：“大水铺天盖地，房子冲了，地淹光了，躲没处躲，跑没处跑，只好爬到树上，要不就抱着块木头四处漂。俺家七口人被淹死了四口。快到手的麦子全淹了，没法活了，全村几十口人逃到了淮北。听说这里粮食还算便宜，凑了几十块钱，让俺来买，好养家糊口。”

“什么中央军？在这里丢了徐州，又在河南扒口子，不打日本人，光欺负老百姓，简直是祸害！”一个农民蹲在地上，边用草帽扇风，边气愤地说。周围观看的人也七嘴八舌地骂着。

“几十万军队连个徐州都守不住，见了日本人就跑。平时兵捐炮税一个铜子也没少收，什么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老百姓的钱都喂狗了。”

“哼，喂狗倒好了，狗还能看家，见了贼叫几声。他们呀，连狗都不如。”

“前几天从徐州下来一伙败兵，在俺村白吃了两头猪，十几只鸡，一个钱都不给就走了。碰到这些凶神，谁敢要钱？他不打你算好的了。”

在人们议论时，顾瑜凑在鲁大山耳边嘀咕了几句，鲁大山立刻爽快地说：“大、大哥，既然如此，这两袋粮食二十

块洋钱卖给你。都、都是穷庄稼人，没说的，俺、俺帮不了什么大忙，就卖点便宜粮食吧。”

河南老乡感激地说：“大兄弟，太感谢你了。要不是大水淹，俺怎能落到这种地步。”说着，他拿出个口袋，顾瑜帮他把麦子装好，扎上口子，鲁大山收下了钱，周围观看的人也都散了。顾瑜关心地问河南老乡：“就来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一阵来了三个。”

“粮食买好了，你们赶快回去吧。如今咱这里虽然没来鬼子，但也不够太平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”

河南老乡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对，今天就赶回去。你们是哪个村子的？”

“俺是西边小顾庄的，他是鲁村的。有啥事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来找。别的不讲，粗茶淡饭还能管几顿。”

说了几句话，河南老乡挑着口袋去寻自己的伙伴去了。顾瑜怕父母不放心，称了点盐，打算早点回去。鲁大山拉住他说：“天都晌午了，别、别走。肚子早就瘪了，俺、俺带了几个馍，吃碗辣乎汤去。”

顾瑜拗不过，只好同他一齐向小饭铺走去。

饭铺掌柜的是个大胖子，他赤着上身，光溜溜的大脑袋上挂满了汗珠。今天赶集的人多，看来他的生意还不坏，圆墩墩的脸上满面红光，一见顾瑜、鲁大山来到近前，就迎上去，笑嘻嘻地招呼：“二位大哥来啦，吃点什么？这边坐，小店有烙饼、包子、辣乎汤。”

“来两碗辣乎汤。”

“好哩，两碗辣乎汤！”掌柜的一声吆喝，小伙计立刻